

UNIVERSITY OF CHICAGO



105 847 12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四母合訂

繪圖素梅姐

上海鍊石齋書局印行

卷一四

EASTERN LIBRA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CHICAGO, ILLINOIS 60637



C231352
5766/6838

民國戊午年冬月

繪圖素梅姐



上海鍊石齋書局印行

FAR EAST LIBRA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CHICAGO, ILLINOIS 60637

卷之一

第一回

開野會義士感恩
做春夢驚散鸞儷

第三回

愛情郎使人挑担

卷之二

第六回

招刺客外威吞刀
逢義舉行劫酬恩

第八回

該他錢倒引得錢

卷之三

第十一回

害妹子權門遇嫂
玉姐燒香卜舊事

第十三回

邵雪娥急中遇急

卷之四

第十六回

張按院權內行權
除茶兒素梅致情

第十八回

酬鳳釵五鳳齊鳴

嚴嵩

嘉靖帝

祝廷芬

鄭澤清

第二回

題佛贊梅香沾惠
活遭瘟請雪稀味

第七回

遭貧酷屈打成招
致我死及因不死

第十二回

想閨人當面失迎
婉如散悶與新詩

第十七回

拜慈母輕言拆苦
勸冤寇二士爭雄

柳雪娥

玉絳

素梅

輕烟

祝琪生

鄭平

焦熊

平襄城



祝老夫人

童書

平琬如

沙彌



第一回 開聖會義士感恩

雲間嗟嘆道人編著 古越蘇潭道人鑒定

詞曰燕趙士流落在他鄉歸隱場中暫寄跡風塵險更受懷窮途實可傷 嵇康輩青眼識賢良排難解紛
多義氣黃金結得少年郎施報兩相忘 右詞夢江南

話說嘉靖年間浙江寧波府定海縣城外養賢村有個鄉宦姓祝名廷友號瑞華現任太常寺正卿因幼養嚴當罷
歸林下平日居官清介囊內空虛與夫人和氏年俱六十即俸生一子名琬字珙生年始十六文章詩賦無不稱絕人
都道他是潘衡再世班馬重生祝公夫婦尤心愛之常欲替他議親他便正色道夫婦五倫之首有夫婦而後有父
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兄弟朋友所以聖王圖治經緯內則經綏外則經綏則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姑可見婚姻是第一
件大事若草草成就恐怕有才的未必有貌有貌的未必有才的未必端莊自好貞靜自持一有差錯那時
醜且自然感傷性靈而去之又傷倫與其悔之於終何如慎之於始珙生聽了一篇話意中隱隱有個非才親兼全德
容並美姿不可祝公見他說出許多正理又有許多大議論也真可奈何便道珙生年紀如此難為人教以後
雖有幾家大家來求親亦索付之不理珙生却惟以讀書為事與本縣兩個著名的秀才互相砥礪一個姓鄭一個
姓邢那姓鄭的名傳字應泰計是會為文最俊那姓邢的名震字君璧家私饒裕其身材矮小滿面黑麻做人
又極尖利舉人起他一個渾名叫做求核鉤三人論文作課杯酒往來極無虛日一日正是二月中旬三人文字做
完又循館中陋規每人一廬一葉對坐談論論珙生進在家頗多俗累聞得北鄉青蓮庵中却多有空房甚是幽
雅可以避塵我們何不借他幾間坐坐一則可以謝舉輩二則酒我朝夕互相研究仁兄皆以為何如鄭應泰
踴躍大然曰何不去也月供奉甚佳待與小弟極厚明日待小弟自去問他借房想來無有不肯斷無要房金
中之理飛燕連然仁兄雖與他相知小弟二人與他從不識面却不好叨他僧家利心最重暫借則可久寓則厭
續修素海田

0231352

到是這些房舍爲妙琪生道飛兒說得有理骨幹曉說也覺隨機便道也是也常常脫去不題次日三人去見和尚議定房舍即投書編劇區進庵讀書願覺靜自在過了幾時又是四月初八庵中做浴佛會鄭平二人以家中事同去琪生獨住庵內至半夜和尚們就乒乓喧嚷打鏡指敲鼓鐘直至曉琪生不曾合眼只得清早起來隨至後殿去過喧嚷這些人都在前殿吵鬧後殿寂寂無一人琪生纔覺耳根清靜看了一會詩興迭起見棹上有筆硯隨手拈起在粉壁上信筆題浴佛勝會一絕一首

西方有水浴蓮花

何用凡塵洗擇也

願渡眾生歸覺路

忍教化體涉河沙

顯焉吟咏再四投筆行至前殿裏眼見一老若黃髮軒輊領着一個絕色女子在佛前拈香琪生一見就如親音出現意欲向後細看却見從人腹裏只得遠遠立着那女子聽得家人口中喊罵回頭一看與琪生都好打個照面隨分付家人道不得無禮罵人琪生一發有慮見那女子與家人拜完了佛一齊擁着到後殿來琪生也慌忙趕看者有同夕子四下開院拾頭見壁上詩句是跡未乾拭目玩之覺道好詩好詩對女子道不待詩做得好夕子筆筆龍蛇說說斷非常俗字手筆女子亦嘻嘻嘻嘻道詩句清新後逸筆勢飛舞動挽有凌雲之逸果非庸品老者因問小沙彌道這壁間詩句還是誰人題的小沙彌尚未回答琪生正在門旁探聽聽得這一問便知是雷貫門應聲答道學生拙筆貽笑大方老者聽得外面聲連忙迎將出來見琪生狀頗不忿愈加起疑兩人就在門首對揖老者道女兒草姓大琪生道學生姓魏魏字琪生敢問老丈尊姓貴表直府何處老者道老夫姓鄭魏字澤清住在蒲村原來是兄是瑞庵先生令郎聞名久矣今日始親面稟幸甚幸甚兩人正在立談忽有齊將闖來他是能認得鄭公的見過禮就立看接談一會鄭公別了二人領着女兒去他二人就悶在一邊偷看女子臨行又是秋波回顧琪生待欲公行未數步隨即跟出來未幾出門耳邊忽聽得一聲响影低頭觀來却是黃葉菜的一枝金鳳頭釵忙忙拾起籠入袖中出門一望轎已去遠徘徊半晌望不見輪影方纔回轉心中暗想這妙人妙方纔嘆客入時節我看來不是無心人如他這風鏡分明是有意賤賤難道我的姻緣都在這裏教我如何消受忽又轉念道今日之遇

路奇緣但我與他非親非戚何能見他訴我衷腸這番相思又索空虛了一頭去一頭推就如出神的一般只管半猜半疑却說平君贊亦因看見女子竟敢攔了一艘已碍着與鄭公相與不便跑出來恐怕怕公看見不雅遂坐在後殿門限上虛空摹擬不防琪生低着頭一直闖進門來將他沖了一個趔趄倒把琪生嚇了一跳慌忙扶起兩下相視大笑君贊道弟知飛兄不在恐兄寂寞所以匆匆趕來又遇見了有緣人此是生平一快琪生道適聞鄭公是兄何等人君贊道姓魏康當鎮縣若做過一任縣府爲人迂腐不會做官壞了回來聞知他有一令燒通曉所見想必就是誰道世間有此尤物致令我心醉欲死二人正在離席閒談外甚喧嚷忙跑出來只見山門外三四十人圍着一個漢子有上前去剝他衣服也有把他亂罵不敢動手的再沒一個人勸解琪生走前看那漢子只見面如顴底河目海口赤鬚滿腮雖有銀鬚却面不改容神情自若因問旁人道是何緣故中間一人道那漢子賭輸了錢現想白贖故此眾人剝他衣服要他還錢琪生道輸了多少錢那人道聞說該他們十二兩短頭銀子琪生道這也事小怎沒人替他分解那人道相公不要管罷這人俱是無賴光棍惹他則甚君贊道我們進去罷不必管他閑事琪生正色道凡人在急迫之際不見則已見而不救於心何安遂走近前分開眾人道不必亂打他該你們多少錢俱在我身上你們兩個只管隨我進來遂一手攬着那漢子一同進書院也不問他姓名也不問他居住但取出一包銀子約有十三兩也不去揭打開對眾人道此銀是這位兄該還書院便就此請教了罷眾人接着銀子眉歡眼笑謝一聲一闕而散琪生對那漢子道我看足下一表人材怎不圖上進却就這班人爲伍非兄所爲那漢子從容答道咱原是山西太原人姓焦名能字伏虎傳號紅綫粉羽武藝傳年進京指望圖個出身聞知嚴當弄棍遂轉過來不想到此路費用盡遇見這班人賭錢指望落場贏他幾盤做此盤費誰想反輸與他受這這狗漢辱咱要打他又沒理咱要送錢又沒錢虧得相公替我送他幾難爲情下因問相公姓甚名誰琪生就與他說出姓名又取三兩銀子送他作路費紅綫也不推辭接在手巾也不作琪生送他舉手一拱叫聲感荷情意大略步出姓君贊怒道這樣友人咱豈見也將禮貌待他又白白化去若干銀元可惜琪生笑道人各有志各盡其心而已

若能撫而充之即是義僕豈可惜小費哉時二人說了一會却又講到美人身上你誇他夸我我贊他端莊作事
體態不同我看他姿容迥異論到日晚各歸書房去了不知後事的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題佛贊梅香沾足

詞曰佳人纖手調丹粉妝城近大土何限相思恨無端片偏心相叩楊枝酒作蓮花信 侍兒叩命來三程柳嫩

花裏雨雨滿衣定遠城近趙蒼苔冷殘紅地都餘香縷 生詞課戀花

說這君贊別了琪生到自已書房思慮煩懣能盡露出不必說這琪生亦忽忽如有所失日日拿着鳳鏡真兒上
真一同心懷中樓一回或做詩以消悶或作詞以致思日裡做衣撻夜間當枕頭一刻不曾釋手書也無心去讀飯
也不預去吃只是出神擲思的不知活活又我那那那清年及五旬夫人戴氏已亡只生一女小字雪娥年方十六
貌似毛桃才同卻儼尤精於丹青家中一切大小事務俱是他照管那公僕於擇婿尚未允獲房中有兩個貼身丫
環一個叫煙烟年十七歲一個叫素梅年十六歲俱是文墨而素梅又得小姐心腹亦喜丹青前二客贊俱是婢中
組綈雪娥侍以心腹二人亦深體小姐之意那日雪娥自庵中遇見琪生心中愛慕至晚卸粧方知遺失鳳鏡及早
呼人去尋不見一發心中不快煙烟與素梅亦知小姐心事向小姐胸中事料不瞞我二人我二人即便粉
骨碎身亦不敢有負小姐俱為小姐思量此事實為渺茫思之無益徒自苦即遂望小姐保重身體為上雪娥道你
二人是我心腹我豈瞞你常操心礪心處已恒慮既不肯越牆又馬首肯自苦是終身大事也非等閑說其後海
無端預設龍啼臨似欲墮煙烟見小姐愁悶不解他去捧過望眼道小姐我與你做首詩見消遣罷雪娥道我
愁腸百結滿懷愁苦寫出來未免並增煩惱做他則素梅又道小姐既不做詩我與你書幅是一頑要何如雪娥
道我已紅顏薄命何苦又添紙上濃淚就是描得體態好處總是愁容筆墨俱成空墮墮着手傷心幾多淚痕的畫他
何用二人見小姐執性竟沒法處雪娥手托香腮悶悶的坐了一會忽長嘆道我今生為女流當使來世脫離苦海
遂叫素梅去取一幅白綾來少頃白綾取到雪娥展展放棹上取筆輕描細寫圖成一幅大士與煙烟着人送去秋來

又分付二人道如老爺開時說是小姐自己許的心願輕輕捧着大士出來道過那公的郭公取來展開一看見
端嚴浩灑就如大士現身今日幾事果問道是甚物你輕烟道是小姐自幼許的大心願此時拿着哩像笑嘻嘻的
走進女兒房中道孩兒你幅大士果然畫得好雪娥笑道孩兒不過還心願而已待樣成了這與多爹題罷郭公笑
道不是我誇獎你你這筆墨雖古丹青名公當不在我兒之上若是題幅必得一個寫作佳佳的名信方可下
筆不然豈不塗抹壞了只是如今那底去尋寫作佳佳的人遂躊躇半晌忽大笑道有了有了前日在庵中題詩的
人寫作俱佳除非請他來變好樣成之時待我請他來一題雪娥連連奉多主意郭公點頭竟捧着像笑嘻嘻的
去就着人送去樣好不兩日樣得好了掌將回來郭公就備禮着人去請琪生琪生正在庵中撫琴思想但恨無門
可進一見請帖就欣然喜出望外正是鳳鳴丹詔至人報好音遂喜氣來齊整一同來入至郭家郭公迎將進去
各敘寒暄畢郭公道適有一事相懇先生既惠然肯來真令蓬增輝矣琪生道不知何事乃家寵郭公道昨日
小女偶畫成一幅大士殊覺可觀恨無一替夫夫熱誠除非先生妙筆贊贊方成感戴琪生道晚生非不才污公
妙筆老先生遂該別選高人運筆雖是郭公道老夫前已領教休得過謙就起身來請過大士展開琪生向前細看
極口稱贊道靈心慧筆真令大士九天生色游夏何能贊詞遂欣欣然拈筆在手絕不曾假一思索妙筆靈心一揮
而就

聖德巍巍遙遙瑤宮仙女神威隆隆珠失蟾蜍嫦娥慧眼常窺苦海況現於筆端婆心欲渡恒河躍躍形諸楮
上洵慈悲之大士真救苦之世尊雙字拜揚聖體實切皈依片言歌咏隆光用申瞻仰沐手敬題謹舒忱悃

弟子祝 瓊拜跋

琪生之意句句題都照着小娘身上郭公那裡意會得到待他題完極口稱贊即捧着大士對琪生道還有小酌
屈先生少坐老夫即來奉陪遂走向女兒房中道孩兒你看題得如何雪娥看題默知其意贊道寫作俱足今人可
敬遂分付素梅將大士掛起郭公出來陪琪生飲酒間及琪生年庚家也見他談論如流心甚愛慕竟舍不得放他

回去的意因道先生在這處讀書果有高僧接教召琪生進庵中到也幽靜只是僧家行徑可惜幸有同館鄭平二兄朝夕談心庶不寂寞鄭公道庵中養靜固好薪水之事未免分心誠恐軍務不便究竟不是長法據老夫管見恐先生未肯俯從反覺宵旰瑣瑣生進老先生雲天高見開今茅晚生萬無不遵之理鄭公道這後花園頗有書房可坐至於供給亦是甚便的琪生謝道雖蒙厚愛但無故叨擾於心不安鄭公欣然便道你我既稱通家何必作此客體明日即當遣使來迎琪生暗喜連應道領命至晚告別鄭公高恐女兒不悅當晚對女兒道我老人家終日兀坐甚是寂寞今見琪生傾蓋投機我意欲請他到園中讀書與他做個伴信已約他明日過來你道何如雪娥聽說喜出望外應道爹爹自有主意何用更問孩兒二人商議已定待次日去請琪生再說琪生當晚回庵就與鄭平二人談話說罷倒替琪生歡喜又有君贊心中快快開語休題次早鄭家來接琪生即歸家告知父母回到庵中遂引了飛英君贊帶一個十四歲的書童并書箱趕到鄭家鄭公倒展相迎携手同至書房收拾得小千淨潔自此鄭公時常出來與琪生談詩論文各相傾倒只是琪生之心不在書之內一段精神全法在雪娥小姐身上却無一線可通一日午後雪梅素小姐之命到書房探望鄭公鄭公不在只見琪生將一枝鳳釵有邊又看想過又想繼繼不捨少頃又放在心懷鄭公素小姐認得是小姐之物好奇要追轉來對小姐道奇哉怪哉方纔到書房請老爺老爺都不在只見稅相公也有一隻鳳釵後來放在懷中恰似小姐前月失去的一般雪梅道是果然奇怪怎麼落在他手內須沒個法兒去討來便好煙烟在旁面笑道可見稅相公是情種把鳳釵放在懷內是時時將小姐捧在懷內一紙雪娥深喜然不意輕烟反說若要鳳釵必待了人聽候老爺睡下就要素梅姐竟去取討若果是小姐的他自然送還雪娥道有理等至人靜黃昏素梅來到書房門首只見琪生反着手在那裡踱來踱去若有所思素梅立在門外不敢進去琪生轉身看見一個美人女子疑似薛仙姑便深深作揖道我輩何事惠臨素梅含羞答道我家小姐前因在庵中失去一錢我輩盡遭驚聞知相公拾得特求返還琪生大驚道你怎知在我處素梅道適纔賴見我的琪生掩臉微笑道錢是有一枝在此須得你家小姐當面來討方好奉還素梅連走到

有事相公將鳳釵還我罷琪生又笑道你既身上有事我就替你作了去素梅見他只當弄情調告漸漸有些涉那就轉身要早放琪生上前一把攔住道琪生姐愛我此若不賜片刻之歡我死也我死也素梅含羞不得脫身紅了臉道相公尊重大人來撞見你我俱不好看琪生連夜來人靜書童正在睡鄉還有何人一面說一面將他按倒草茵之上素梅料難脫身口中只說小姐害我下小姐害我下素梅此時只得聽他所為有詩為証

要

素梅原是處方未歷風雨幾至失身琪生雖略微見意素梅已是難逃事畢腹紅已染難堪素梅道若不嫌下體保妾元紅望君須記今日妾有死無恨琪生笑道且顧你情我決不負汝素梅說道我若不情長狗豕不食賤妾琪生道情長就是何必設誓又攔了素梅素梅道久則生疑快放我去後來時日甚長何須在此多刻琪生道放手素梅將羅裙整一整好同琪生進書房來琪生膝下看春越發可愛素梅道你將銀與我去罷琪生試他認你方纔說小姐討銀分明是小姐今你來取的怎又瞞我素梅微笑琪生愈加問素梅纔把真情與他說知又笑道琪生好好求我素梅道你做一首詩乃鳳釵與我帶去自有妙處琪生忙題詩一首取出鳳釵一齊交付又囑他得得空而來切勿誤我望眼將來遂攔手走至角門而去不知雪娥見詩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做春夢驚散鸞鴛

詞曰

山盟海誓猶手同心喜孜孜笑把牙床迎魂銷胆又銷今宵得得鴛鴦並

嬌奴何事虛空又打斷我風流佳興

右調憶娥眉

說這素梅拿着詩與鳳釵進來遞與小姐又說稅相公許多思慕之意雪娥且不看錢就將取來的詩打開一看驚喜道就是杜李之手亦難勝他之筆

美人不解贈相思
可念蘭郎腸斷時

空抱鳳釵憑寄恨

從教花月笑人癡

雪娥愛卿戲皮

薄命生現瓊波筆題

雪娥看到空抱鳳釵憑寄恨這一向長嘆一聲煙烟在傍道據他詩意未知小姐一片苦心體無往而不答小姐何不步他韻也做一首回他使他曉得豈不是好雪娥道我是一個閨中弱女不便輕出手筆素梅道小姐笑矣既要訂終身之約何惜片紙若恐無名則說謝他鳳釵亦可雪娥情不能制又被二人說動機關就也依來韻和詩一首仍看素梅送去素梅依舊出來門已關上只得回來到晚曉得送去小姐生拆開一看見是和韻的一首詩

夢魂不解為誰思

閑倚闌干待月時

愁積鳳釵欲斷

幾回無語意多癡

琪君才人文凡

弱順女鄉雲娥端肅和

琪生讀畢歡喜莫當遂起身捧着素梅連這道優高卿之力也這番該謝月老云云又欲與他雲云素梅道昨晚今日頗覺復得後消停兩日自當如命君且強忍以待完慶琪生見他堅執也不相強遂作一詞折做同心方勝兒遞與素梅連與我多多拜上小姐此恩此德已銘肺腑但得使我親親芳容面陳寸衷方好若再遲延恐為死灰焦骨不復到肝露胆雖在九泉之下不能無恨於小姐素梅笑道好不識羞那見要老妻的是這等後憑你為不過我時就急死下是誰來救你琪生笑道你須如此好好與我方便那時你也得自在受用就說醉了一日一徑往內來就將此詞呈上那時雪娥一看便是短詞

昨惜鳳雛歸去今卿恩語飛來試却盈盈淡眼翻悲成笑就此日勝如年時掛相思像卿如雪浸涼能卓待佳期莫待枯腸壞
右詞泣相思
雪娥愛卿無次

雪娥愛卿無次

沐恩生祝瓊波拜書

雪娥有罷鍾情愈痴不覺潛然淚下素梅輕烟齊聲道小姐你兩下既已心許徒托紙筆空空有何益處不如約他來當面一決也好雪娥道此事羞人臉這却如何使得二人又遣佳人才子配念是世間美事小姐你是明達的心

怎不思及經發權放那章文君故事也成一段風流佳話若拘拘禮法之中不過一村姑之所為耶何足道當面失却才秀徒貽後悔竊為小姐不取也雪娥吟不語二人見此光景是亦沒擺佈看看雪娥日帶消瘦精神愈倦那琪生雖得素梅時來救濟實有心於小姐眼望將來就是素梅傳消息節詩詞往來終是虛度天下愈急愈急一日素梅到錦生求他設計素梅道我願小姐之意未必不欲是成只是碍着我們不便所以欲避嫌慚不好來見你今我將裡面角門皮間虛掩你竟闖將進來則此箭中矣琪生喜道既如此就是今晚素梅邀他今日水米不曾乾不候候而睡那有精神對付你料然不濟遂是連日的姑二人話說完又行此不可知的事方纔分到次晚恰好好公不出來琪生老早催書重睡了一路悄悄走將進去果果角門未關輕輕推開看見裡面有燈想必就是小姐臥房戰戰兢兢一直到門前一張裡面無一心想道奇怪莫非差下因急是復轉躬只見房門外一個人點着紙燈走近琪生大驚暗叫咄咄這天正沒有躲處遂潛身伏在窗下偷眼一看來的是一个標緻了瓊暗想道素梅曾說小姐房中遠有一个貼身的環名曰輕烟莫非就是他到好個人林讓他也過去遂大着胆子後面悄悄走止搭他的背問道你果是輕烟到此麼輕烟忽然見個人走來着實嚇了一跳忙問道是誰及跑近看時却認得是琪生已有三分憐愛便道你是稅相公到此理來何幹這是我小姐因為你是你進來得的琪生見他既是輕烟便來捧他輕烟待要跑時燈已打亮被琪生緊緊抱住輕烟道休無禮我喊將起來想你怎麼做人琪生與不能過休道就有人來我也不怕決不空回竟投倒行強輕烟道這事也得人心願意怎麼就硬做琪生笑道愛卿情切不得不然你手就去扯裙扯袖輕烟纔得氣力全無嚇他連快些放手小姐來下琪生連連不效正要他看我們行事輕烟良久恐人撞見下不雅我與你到角門之外空房裡去琪生慌忙也起來緊緊攬着他同往角門之外時輕烟又待要跑都被琪生抱向那空房深處琪生處意狂瀉正是未到午間朝鳳釵先來花底序鴛班原來輕烟年雖十七尚未輕破一段嬌嬌婉婉令人魂銷琪生兩試含飽其樂非常雲雨已畢琪生見他秋容可掬

愈加嬌瑣瑣生攪在懷中悄悄問道小姐怎麼不在房中輕烟過老爺見他連日磨磨懶懶吃茶飯特喜請他過來勸他吃些酒膳想此時將散了我去罷瑣瑣生還要溫存半晌忽聽得郭公一路說話出來却是親送女兒回房安歇輕烟忙推開單坐一頓而走去了下嚇得瑣瑣生沒命的跑到書房忙把門掩下遠喘氣不定連聲呼救出事來又想道料今晚又不濟事上床睡下到次日問知郭公在小姐房中又不曾進去一連十數日望空際瑣瑣生急得無計可施只是長吁短嘆一日薄暮正在無聊之候只見素梅笑嘻嘻的說道失賀失賀瑣瑣生道事尚未成何喜可賀素梅道又來瞞我新得妙人馬敢不賀瑣瑣生料他曉得輕烟之事便含糊答應道不要取笑且說正話今來不妨素梅道我正如你來老爺連日帶像已睡多時你今進來不妨素梅說先去瑣瑣生隨即也就進去到房門口張看只見小姐雲鬢半挽眼眉不展愁怨而臥素梅與輕烟在燈下抹牌二人見瑣瑣生進來便掩口而笑瑣瑣生走向前輕輕攙抱小姐以臉倚着胸膺雪梅夢中驚覺見是瑣瑣生嚇了一跳羞得滿面通紅忙要立起身來瑣瑣生抱在懷中不放道小姐不必避嫌小生為小姐魂夢思慮幾幾食之寢不安小姐投我以詩終身之約不言而喻情之所鍾正在此時如何必作此女兒之態耶輕烟素梅亦勸道小姐你二人終身大事在此一刻我二人又是小姐心腹並無外人得知何必再三疑慮只管推阻虛此良夜雪娥含羞道妾之心事非國色終只為慕才使然故不惜自媒越禮多露貽誤君如不信請親去客院猶恐一朝訂約異日負盟今妾有白頭之誓君亦當當房耳瑣瑣生聽到此處就立起身來攜着小姐手道小姐慧思我二人何不就在燈前月下明心見性誓同衾穴何如遂雙雙在階前同發一誓起來雪娥掖下鳳釵向瑣瑣生道當初原是他為媒你遂拿以為後日合歡之驗又題詩一首贈與瑣瑣生道

既許才人入綰蘭

夢心渾似絮沾泥

春山倩得張君賞

不比臨流採芰題

辱愛妾鄒雪娥敬佈書

瑣瑣生將此詩玩索了一遍然後將此鳳釵與詩收訖也題詩一首答道

感賜金鳳結同心

有日子歸理髮琴

從此嬌娥不孤影

共期偕老慰知音

雪卿可人唱隨

沐恩夫秘瑣瑣題贈

雪娥也收下瑣瑣生又將小姐樓着同坐情興難盡欲求歡遂催小姐去睡雪娥含羞道夫妻之間以情為重何必圖此片刻歡娛瑣瑣生刻不能待竟攪着小姐到床前與他脫衣解帶雪娥怕羞將臉窩在懷中憑他去脫瑣瑣生是替小姐脫去外衣解開圍巾已露胸前雞頭嫩肉抽手去拭真滑況如絮情與意愈濃忙將自己中懷除去卸去外衣正待脫小衣忽聞外面一片聲亂叫相公嚇得他四人不附體雪娥忙對瑣瑣生道你快出去另日再來罷瑣瑣生慌慌張張中也沒工夫戴就拿在手中掖着衣服拖着鞋子飛奔出來輕烟忙將門關上瑣瑣生奔到書房原來是書童睡醒起來掀床看見房門大開就去床上一摸不見相公只說遠在外面步月時值十月中旬月色皎然走到外面四下一看並不見影叫了兩聲又不應尋又不見一時就害怕起來因此大聲喊叫瑣瑣生回來聽見這個緣故心中恨極着量狠打一個半元道我外面出恭自然進來你怎麼半夜三更大驚小怪嚇嚇人好生可惡今後若再如此活法打死正在喊罵郭公着人出來查問瑣瑣生回道方起來解衣被書童驚驚嚇嚇在此打他家人見說也就如此報郭公去了瑣瑣生又趕書童快睡自己却假意坐在門外閒遊心中甚急好不難過聞得人聲俱安書童要了一會也自睡了他又放心又摸進去誰知角門已閉輕輕敲了兩下並無人應低頭垂手而回跌跌脚道一天好事到手功名被這蠢奴才弄壞愈思愈恨走至門前將書童打了幾下書童睡醒不知又為何事瑣瑣生無計可施只得涕泣登床偏睡不穩細細算擬只管思量只管懊悔情急不過又下床來將書童踢上幾腳半夜之間就將書童打有一二頓這事那郭公說起登時之間自己氣得身上一寒一陣熱一陣痛將起來這一場大病大有關礙誰知同林鳥分關各自飛不知二人後事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活遭瘟親雪稀味

始信其中別有香

五味調來滋味美

便宜單占人中黃

話說瑣瑣生好事將成為書童驚散一夜直到天明眼也不曾合一合老早起來就覺頭眩意欲再去復睡片時口見

不可知者又顧之他撥之何必固屬彼施此免在女子猶實其竟先強後從於士人更何其說凡屬同人鳴鼓而
攻猶可舍里人民鼎烹而何向僥於是護修短揭過否合城共獲淫務以肅閑化是揭
琪生不看則也一看就驚得面如土色平日不能言氣氣得發汗如雨下君贊道此一張是我看脫故此揭來外面
不知還有多少哩此事非同兒戲關係兩家的身家性命頭兒快些去罷若果小爺告別琪生扯住說道且且不要
去為今之計何以策我君贊道此琪生連若是不時若得如時這肯與日甘休我琪生想別無計較于着萬萬走為上着
乘他未去快些走罷此是妙計琪生連若是不時若得如時這肯與日甘休我琪生想別無計較于着萬萬走為上着
去住幾天亦不曉琪生再不是細詳其理一味心體真算得沒主意就悄悄叫一小童急跟君贊到家君贊就安他在外
面書房內住下琪生暗想這禍是那個起的這揭帖又有名姓我這事神鬼不知外面人能曉得就是曉得與
他何因便出帖揭我我摸頭不着又趕道我也罷了只是害了小姐與煙烟素梅三人性命豈不教我痛殺不如死
休又反自解道真怕且聽消息何如思來想去不覺大興到次日就打發書童回家安頓父母因分付道如老爺奶
奶問時只說相公是因个朋友有要緊事約往家山縣去不得回家面說叫小的來說你也不必來下切不可說
我在此里萬一鄉家有人來問也是如此應答不可有慢書童應聲而去不說琪生在乎宅且說鄉家不見琪生主
僕二人好生驚訝道有要緊事到家山去下鄉公也就不用問不在話下單說君贊用調虎離山之計將琪生藏在
自己家內私自想這書生雖然調開只是我怎麼到鄉家與小姐相會就能相會着能使他必從想一思連有下
我不若執他情請到明日晚上悄悄進他房中若順我就罷若不從時我將此帖挾制他不怕他不從豈不妙哉
於是備酒到書房之中與琪生同飲慢慢談問他的事情往來的路徑門戶琪生是個忠厚之人見他患難相投信
為好人遂盡情告訴了一毫不瞞君贊見是揭揭得意此一段事正合着兩句古語道
書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如面不知心

書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如面不知心

次日君贊出城到蒲州先尋了着脚之所到曉帶着情誼向鄉家而來因來時值十月下旬沒有月色君贊為人素

性鬼鬼這日為色所迷大着胆子前來窺走幾家門首忽聞背後寒索之聲却是自己舅衣上抓了一根刺枝子拖
在身上响他那里曉得得天又昏暗聽得後面响頭又不見人登時毛髮皆豎遂要擇枝往前行走响聲漸漸響
他心中更怕道士怪及站住聽時又不响了及起步走時又响起來嚇得渾身汗如雨下被風一吹一連打了十幾
個噴嚏一發着將自己額上連拍幾下道暗略假意發狠伸手露臂連是甚那惡賊來近高我不怕的口雖如此
說却心慌而意亂不覺是路不是路一味亂走脚下却高八尺低低的愈走得快愈响得高愈響像有个人起來
一般他初時還強得扎脚步不鬆略快些到後來聽得背後响聲如狼牙不離他就熬不過怕只得沒命的飛
跑起來誰想這件東西偏也作怪待他跑時這東西在他脚上身上亂撞亂打他見如此光景認得是個鬼來迷他
只顧奔命口中亂喊苦難救命救我虛胆戰不料一个倒栽葱跌在要害裡幸喜寶刀得半當刀齊頭項連着渾
身尿水臭不可言地窖又深不能上來看待喊叫口就流進來連氣也不得伸一口將命換到天晚幸一个
人來出窺窺見脚去叫个衣來撈起衣帶站在地上海滿滿流膿血塊是望下滾滾還有兩隻大貓滿滿威威一虎
未動連連把巾除去止下將衣服脫下架向邊去洗臉洗身上却沒有褲子換下身就不能洗連人來有的向上
一二人看了笑了个不止俱怕臭味難來管他起先盪盪之時竟覺煩燥的故不覺冷如今經水一洗竟覺冷得發
發起戰來看頭黃臉黑形狀一發難看正在危急之際鄉公領了家人拿衣服來與他洗臉原來鄉公家住在前
有个小仆也來觀看認是君贊回去報知鄉公鄉公就忙來救他見君贊狀貌難堪忙問其故君贊又羞又惱道
昨夜為鬼所迷失脚跌下去的鄉公笑道那裡有這事分付家人快將平相公衣服拿去河中洗淨家人去取衣服
却提起一根大刺針條子來鄉公大笑道我說那裡有鬼迷人之理原來是這件物事平兄為他吃了苦也君贊方
纔明白又氣又苦又好笑鄉君遂同君贊到家重新沐浴更衣因而留宿君贊暗思這我為小姐吃此大苦他怎知
道幸喜就在他家宿歇真是緣法輻輳但只是失落情絲就沒了把柄怎麼處又道罷罷左右是破相了好歹走他
一邊為做出來不愛時就惡失了這老看也不為希罕難道我有其事求他不放若是僥倖安帖也不枉我這一

番苦心算計已定直到晚上待鄭公進內人已安睡他却尋路一直走到書房以角門關得嚴嚴他就將門彈了兩下恰好素梅在階沿上玩耍聽得門响走來問道是誰君督道我是琪生素梅一發慌忙聽得是親郎正在渴想之時忙將此門急關了上前一查看隱隱不像便又問道你是那個君督道定不相識我是平君覺來見小姐的素梅驚道幾分明說說遂不走你娘路去靠你的爹說君督見罵得精妙傾倒口強尋你來這這句話罵得好叫素梅來見我我也那裡尋這樣一句毒的倒他轉好便道你這偷來的精兒傾倒口強尋你來這這句話罵得好叫素梅來見我然我若惱起來叫你們料不得干淨素梅見他話有來應便道你既要見小姐且立在我手裡好叫我小姐出來便罷不然我他口說如那有破綻落在早間那個平君粗眼裡他公然來硬做奸生無狀怎麼回他雪域嚇得啼哭起來素梅也相得沒法想一相生个急聲對小姐道說不得了我不在此萬一事聲張我與素梅二人承當必不累小姐雪域淡淡道你有何卦輕煙道小姐不要管我也不要做聲只憑我與素梅做來便見管教他又做落湯雞去因走向素梅耳邊道如此如此素梅笑道好計我教他來輕煙待素梅出來就將外門閉緊素梅未去復開角門抱怨道我為你你去說不打破倒將我一頓大罵君督道他難道不怕我素梅道你這人原來是個活現世報那裡有外人欲見小姐倒教了頭去明說的理綴效相見也避嫌疑自然不悔君督被他一句提醒便笑道好个伶俐人說得是待我自去看他如何就走進門來素梅將角門仍舊關好同他到外門口君督就輕輕一推那裡推得動向素梅道怎麼得進去素梅低低說道傍邊牆上有个雪洞你從那裡進去其便素梅就領他到洞邊君督見雪洞甚小只好客一身裡面却明晃晃的點着燈君督道也罷我從這裡進去你須攔我一攔素梅當時將他身子攔起君督遂探頭鑽入雪洞將及半截身子之時素梅咳嗽一聲裡面輕煙將他頭腦揪在手巾外面下半截身子又被素梅拖住了君督兩手腳又緊緊的擗在雪洞裡內外齊齊住下發狠捺住幾平連肚腸俱拖出來君督兩頭受虧更不可忍正待要喊時只見輕煙一手揪住一手拿着一把尖叉尖叉快若剪子在他臉上刺一下道你若則整我

就立刻截斷你的咽喉了君督連忙道我我不敢則斂千萬莫用剪子只求略放鬆些我腸已壓出又叫進外面的好奶奶我的脚筋已破破爛爛再不敢鬆時我的尿水壓出來下若若哀求道二位奶奶我從今再不放肆求饒我聽我渾身疼死也疼得叫苦連天將娘奶奶無一不叫雪域在傍倒轉愁為笑輕煙數說上下一會問道你說把柄在那裡君督道其實有詩一首昨日被尿浸爛一時沒有輕煙與素梅不信將他遍身亂摸果然沒有輕煙道你怎的敢進來舞兒好好實說我就饒你若有半字糊塗口見樂死你便罷君督不肯實說輕煙與素梅併力齊往下就只一捺君督覺得話也說不出來輕煙將他臉上又是一剪子若若將骨節腫脹頭面甚痛只是要命遂將詩做揭帖藏他逃去自己進來緣由直招三人也暗自吃驚又問道聞得相公往家山去了果是為此事躲避君督道正是輕煙又叫小姐將筆硯接過來又取一張紙放在他面前却將繩一根從雪洞內塞過去叫素梅將他兩脚捆緊又帶住一隻左手又將一根繩扣在他頸項之內一頭就繫在桌腳下然後將他一隻右手探出對他道你好好寫一張的服狀與我就放你去罷君督躊躇得他的手段就不敢違拗提筆問道還是怎樣的寫法輕煙道我就與你寫君督握筆依着就寫道

立服狀罪稿平裏成於四月初八日在青蓮庵遇見鄭澤清家小姐遂起淫心妄生奸計不合巫鄭氏與同窗祝珙生有染遂假揭揭帖飛造謠言已藏禍胎挑起釁端欲使兩下典刑自得漁翁之利不料奸謀不遂惡念復萌又不合於本年十月二十九日晝夜突入燒房意在強姦鄭氏不從大喊救人竟為家人捉住法要送官懲懲自已再三懇求保全功名以待自新故蒙赦免免他廉恥此情是實從不虛惑後日到官無憑止此服狀罪案永和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立服狀罪稿平裏成
君督寫完不得已畫了花記付輕煙取交小姐收好却笑着對君督道你這大罪都饒不得待老娘來擺弄你遂將他頭髮剪得精光了又將拿个淨桶拿一桶燙將他耳眼口鼻俱塞得滿滿把黑墨替他打個花臉然後將索解開放了就往外一推跌在牆下素梅遂怕他和緊緊過來相幫輕煙拿過淨桶出來一八一个碗把君督沒頭沒臉亂澆

枝鳳釵。不知是那一個的。又見紙包之內。有一張字。上寫的絕句一首。

夢魂轉得殘台 種女難從他處來 每月初月之至 夢見兄之至

婉如看見他是琪生有心丟出的賄賂那生才貌兩全自是風流情種我想哥哥見如此之人不與我留心探擇我好日不知如何結爲我我好者也不覺添下又想通或者他已有聘約不哥哥就不着意正在猜疑恰好絳玉走到面道婉如忙忙收不及已高看絳玉問道小姐是那裡來的奴子把我看做奴才料瞞不過遠處與他絳玉先看鳳釵道最是好看奴子及再看詩賭吃一驚笑道是那一個做的婉如就將摺兒琪生恰好緣由告訴他絳玉見小姐面有淚容寬慰道只是狂言常態小姐置之不理便罷何必介意婉如知道這個不足介意我所慮者哥哥如此光景恐我終身無結果耳絳玉已聽得小姐心事便通說生既有情於小姐又有才貌若配成一對真是郎才女貌可不是好婉如知道此事非你我所論權在大相公絳玉道大相公那小姐心事恐日後許一個俗字悔之晚矣小姐何不寫個字兒叫琪生央媒來與相公求親他是大相公好友自然一說就成婉如知道痴了頭若如此乃是自悔豈不愧婉如如說完長嘆一聲竟往床上和衣睡倒絳玉將鳳釵與詩就替小姐收在拜匣內不題再說琪生又過幾天見婉如小姐並無動靜又不傳一見悵悵不已心中又記念雪娥三人忽想連我在此好幾天並不聞外面二信想已沒事乎兄又病倒我父當在此後他甚不過意若不明日回去再作道理因又想道我的美人叫我怎樣捨得你回去送一日鬱鬱不樂連房門也不出一直睡到日落西山起來獨自一人定定的坐了一會連飯也不吃竟闔門上床頭方看枕上事就來一會牽掛人嬌一會思想雪娥三人情意一會又想到婉如有情翻來覆去再睡不著坐起一會睡倒一會心神不定五內亂擾不一時月影照窗滿室雪亮遂起來開門步月見萬籟無聲清風浙浙口中低低念道小姐小姐你此時想睡了不知我我琪生尚在此搖床擺枕淚眼多注鳳釵信兒簪時到手因走下階對月歎歎獨自立上一會信步閒行見對面一門未闔探頭一張都是小小三間客座遂跑進去開門側首又有一條小路走到路盡頭又有一門也不關進去看時戶見花木濃陰盆景砌道正看之時忽聞琴聲啾啾亮亮耳聽

其音出自花架之後，遂悄悄隨靜而行。轉過花架，遠遠見二個美女在明月之下，一個彈琴，一個侍立。琪生輕蹙移步，躲藏在花架前觀看。原來就是小姐與繡玉。琪生在月下見小姐花容映得如玉一般，儼然似瑤宮小女臨凡登時一點慈心，如灰糝捺不住，恰好姣玉進去取茶，琪生思道：「難得今日這個機會，從此一失後會難期。」乘此時拈命向前，與他一決，也免得思想就急的起身上前抱住。祝生道：「小姐好惡人也！」把婉如一嚇，回頭見是琪生半嘆半喜道：「你好好大膽子，不出去，遂將手推阻。琪生聲繁不救，說滾下。小姐我有親芳客之後，竟度日如年，想得心腸欲斷。日日慨慨待死，我不去嫁你，又不嫁正，好做一對夫妻。你怎薄情至此？」婉如道：「你既讀書，豈有不達禮前日以情誘挑逗今日又黑夜闖入內室行此無禮之事？是何道理！快些出去。」琪生跪下哀求道：「小姐若如此拒絕，看我深情，我不如在此小姐面前，遂強似想綰看小姐於心何忍？婉如不覺動情，將他琪生道：「如今兄不見奈何？」婉如道：「實只是無媒苟合，非我所行之事。你何不歸家，另謀與我哥哥求親自拜天地，再起琪生笑道：『既為夫婦當盡夫婦之禮，我與你生死無異。』」若不信時，我與你就對月為盟。琪生遂樓着小姐笑曰：「而起琪生笑道：『既為夫婦當盡夫婦之禮，我與你且先婚後娶，未為不羞。因向前撲抱，求歡婉如正色道：』妾以君情重，故此以身相許。何故頓起淫心？須要為何人？」耶快快出去。」隔了頭來，搜見你名節俱喪，向何以見人？琪生又懇道：「既蒙以身許我，早晚即是一樣萬望曲從。」祝生就伸手摸他下體，婉如怒道：「原來你是一個好色之徒耳。」婚姻百年大事，安可草草待過門之日自有良辰，若今日苟合，則君為六陰之夫，妾作淫奔之女，豈不貽笑於人耶？妾即欲從君，君亦何幸？妾及亂若再強，我有死而已。琪生情極哀求道：「我於方寸拼命進來，指望滿有戀心，決然好合。誰知今又發誓，我即空返，卿亦何安？此希去後不是想宛定是害死我那時雖悔何及？」卿即欲見我一面，除非九泉之下，妾說罷泣涕如雨，悲不能勝。婉如亦將手樓着琪生哭道：「妾非草木，豈無此心？今日強忍亦是為君守他日之信，所以致君罪受之深也。妾心碎矣，實不自安。看此光景如之余何？低頭一想，笑道：「尋一個替身來，若能強之否？」琪生笑道：「且看替身容貌如何？」如若替得過，就罷婉如越婢解玉原來薛玉琴奔走至角門，見琪生與小姐樓抱談話，語故不敢驚，他却潛身躲在內裡張望多時，聞呼

喚方走出來掩口而笑婉如指着絳玉向琪生笑道此婢權代妾身何如琪生見他生得標緻笑道不能模範且先求會只是命官了卿遂將絳玉一把樓在懷中絳玉羞得兩片胭脂滿臉用力相拒婉如笑向絳玉說道你且權代我勞作秋畔之興自後我好戲看你的絳玉遵分明是你的此担怎麼把我來挑苦樂不免不均婉如又笑道須順從他了罷絳玉嬌羞無比被琪生抱進了房中無所不至正是 他一種瓜我先吃 且圖落得嘴兒胡那知絳玉又是一個處子只因年長不似素梅輕烟苦楚那些鶯啼燕轉花碎風聲神婉之態不想可知琪生連中三元掛紅數次我亦姑鬆閑話休題二人事畢掃興落紅並肩攜手出來見婉如立在墻前玩月琪生向前將兩手捧着他粉臉在香腮上輕輕咬了一口笑道卿作局外人也母乃太甚予婉如也笑道妾幸清虛宅福笑你們紅塵擾攘之受苦早因見頭髮微亂臉尚有紅霞就帶笑替他整笑道你為我亂髮嘴兒尚在從今我是閑人實要苦了你如終王含羞微笑琪生應道他還感你要酬謝功臣能沒人誅你哩婉如大笑二人正說得開熱忽聞雞聲鳴曉婉如遂同絳玉送琪生出來琪生對婉如道卿既守志我亦不強只是夜夜待我進來談笑何如婉如笑道若能心情於妾則日夜生情何妨齊送至門首三人各別看官你道他家門如何不關就讓琪生摸進來這有個緣故君實要子陳氏酷好動動是一夜少不得的只因大夫病倒發作其物未免作怪抓又抓不得弄又弄不得沒法處治遂御拔了一個極有胆量極有氣力最不怕死的家人喚做養恩此夜也為其物蟲咬直待了頭家去睡盡故此關門延客正是一人有福攜帶一屋琪生恰好暗遇着只个婉如的房却住在側首與陳氏同門不同房也因睡不着故此彈琴消悶那个琪生又遇着巧也是緣分使然這琪生別了婉如絳玉進入房中竟忘關門解衣就睡一覺未醒早有一人推他道你好大胆子你怎麼睡待安枕琪生嚇得不知何事且顛下回分解

